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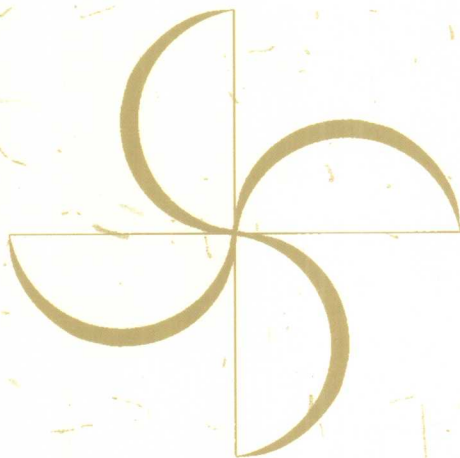
宗教社会科学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Religion

2008

第一辑

Volume 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宗教社会科学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Religion

2008

第一辑

Volume 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社会科学. 2008. 第1辑 / 方立天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004-7470-8

I. 宗… II. 方… III. 宗教社会学-文集 IV. B9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6403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周 吴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12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方立天

执行主编：杨凤岗 魏德东

主 办：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编 委：方立天 高师宁 宫哲兵 何其敏
金 泽 李向平 刘 威 瞿海源
吴梓明 魏德东 杨凤岗 张风雷
赵星光

Editor Fang Litian

Executive Editor Yang Fenggang Wei Dedong

Editorial Board Fang Litian Gao Shining Gong Zhebing He Qimin
Jin Ze Li Xiangping Liu Wei Qu Haiyuan Wu Ziming
Wei Dedong Yang Fenggang Zhang Fenglei
Zhao Xingguang

发刊词

本刊编委会

宗教与时俱进，是影响现代历史的重要力量。从美国欧洲等传统发达国家，到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从东欧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到当代中国，宗教与现代化携手并进，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对社会的适应与奉献中，不断发展，成为决定全球事务的基本元素。在世界范围内，传统宗教旧命维新，在现代化过程中焕发生机；新兴宗教生生不已，为社会有机体注入新的活力。

现代宗教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宗教研究的景观，促进了宗教社会科学的繁荣。所谓宗教社会科学，就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宗教现象及变迁所作的实证研究。在对宗教思想、历史作文本研究的同时，宗教社会科学强调对宗教现象的实地调查，重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主张在把握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解释宗教的变迁与发展规律。宗教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经济学和宗教政治学等。

从国际学术界看，宗教社会科学是当代宗教研究最活跃的版块之一。在美国，相关的学会有科学研究宗教学会（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宗教社会学学会（Association fo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和宗教研究学会（Religious Research Association），分别出版《科学研究宗教教学刊》（*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和《宗教研究评论》（*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在欧洲，重要的学术团体有国际宗教社会学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出版物有法国的《宗教社会科学辑刊》（*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荷兰的《社会罗盘》（*Social Compass*）和英国的《当代宗教教学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等。

这些学会和刊物，为宗教社会科学的进步提供了组织保证。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的宗教生活开始复兴，宗教研究也随之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有关中国宗教的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宗教的实证研究则一直较为薄弱。这一状况，无论与宗教学理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和谐进步，都是不相适应的。中国悠久的宗教历史及日益丰富的当代宗教生活，为宗教社会科学的开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科学地解释、把握中国的宗教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是宗教社会科学的使命所在。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与海内外同仁一道，积极推动中国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自 2004 年起，主办了“宗教社会科学”年会和暑期研讨班，现在，又创办《宗教社会科学》学刊。我们衷心期待海内外同行齐心协力，共襄盛举，使宗教社会科学在汉语学界生根开花，产生无愧于中国宗教生活的理论成果。

目 录

发刊词	本刊编委会 (1)
宗教社会学研究：方法与问题	彼得·伯格 (1)
科学地研究宗教？开玩笑吧！	艾琳·巴克 (13)
宗教社会性及其表达	
——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李向平 (46)
宗教经济学导论	劳伦斯·艾纳孔 (76)
赞美上帝，缴纳税收	
——意大利的宗教经济	马西莫·英特罗维吉 (116)
华人社会的宗教市场	约瑟夫·谭穆尼 (129)
当代中国宗教红市的发展	
——以生活禅夏令营为中心	魏德东 (160)
中国人的宗教皈依历程	
——以山西佛教徒与基督教徒为中心	梁丽萍 (181)
中国城乡基督教会的差异问题浅析	
——以泰安市区青年路教会为个案	刘 贤 (202)
南方某市基督徒伦理调查	杨凤岗 (223)
台湾宗教社会学的发展	瞿海源 (251)
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综述	于丽娜 胡晓娟 (277)
推动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	
——“宗教社会科学”年会及中美欧暑期宗教学	
高级研讨班介绍	魏德东 (291)
稿约	(298)

Contents

Foreword	(1)
Sociology of Religion: Approaches and Issues	Peter L. Berger (1)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You Must Be Joking!	Eileen Barker (13)
The Sociality of Religion and its Expression	Li Xiangping (46)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Religion ...	Laurence R. Iannaccone (76)
“Praise God and Pay the Tax”: Italian Religious Economy	Massimo Introvigne (116)
The Religious Market in Sinitic Societies	Joseph B. Tamney (129)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Red Market in China; With Life Chan Summer Camp as an Example	Wei Dedong (160)
The Religious Conversion of Chinese	Liang Liping (181)
A Study of Urban and Rural Churches in China	Liu Xian (202)
The Survey of Christian Ethics in a South City of China	Yang Fenggang (223)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Taiwan	Qu Haiyuan (251)
An Overview of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in China	Yu Lina Hu Xiaojuan (277)
Promoting the Empirical Study of Religion in China	Wei Dedong (291)
Notice To Contributors	(298)

宗教社会学研究：方法与问题

彼得·伯格 (Peter L. Berger)^①

提 要

传统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已经不能经受经验的检验。现代化并不导致世俗化，现代化必然导致宗教的多元化，这是当今世界宗教的最重要特征，也是宗教社会学家最该关注的核心问题。对当代宗教社会学家来说，有8方面的问题最为重要，构成了宗教社会科学未来的发展走向。

按照我的理解，你们希望我在这篇论文中论述两个主题。1. 评论当前宗教社会学的几种研究进路 (approaches)，并与我自己的研究进路进行比较；2. 对一些在我看来应该引起研究当代宗教的社会学家关注的重大经验问题进行综览和概述。方法论和理论的讨论是沉闷乏味的，而当下的经验世界无疑更令人兴奋。因此，我将简明扼要地论述第一部分，而将大部分篇幅留给第二部分。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很久以前，当我刚刚开始学术生涯时，宗教社会学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研究领域，美国是这样，其他地方也不例外。这个领域得不到研究经费；从在学术市场上找工作的角度来看，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并且，任何一个对此感兴趣的人都会有被看做是不切实际的怪人的危险。近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原因很明显：在世界上很多

^① 作者系波士顿大学文化、宗教与世界事务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于2008年5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所作的演讲，孙晓舒译，黄剑波校。

地方，宗教逐渐浮出水面，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显著而重要的社会现象，并且通常都会造成非常重大的政治影响。不用说，对于那些特别关注这些现象的社会学家来说，这是件好事。同时，对于宗教社会学这个学科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归根结底，宗教社会学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世界事务的重大发展。

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或 70 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相比，今天的美国宗教社会学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可以统摄、涵盖所有研究进路的理论框架。其他国家的情形也与此类似。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一些十分有趣的经验研究，但是他们还没有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学派的东西。尽管如此，仍然有两个研究进路脱颖而出，跃入我们的眼帘。一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复杂、高级的调查方法，通常被用于多个国家的横向比较分析。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罗恩·英格哈特（Ron Inglehart）的贡献，还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大量学术产出。另一个受到广泛瞩目的研究进路则是理性行动者（rational-actor）概念在宗教领域的应用，这代表着经济学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渗透。这一进路与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在最近的研究中，他似乎开始逐渐偏离这个进路）。对于这两个进路，我并没有具体的异议和微词，尽管它们各自都有局限。关于宗教的调查数据往往没有深度，并且容易把我们引入歧途，除非我们能够把它们和深入的定性研究放在一起进行对照和比较。例如，在跨国调查中，日本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世俗的国家；但任何一个熟悉日本的人都知道这一调查结果有问题，并且会很自然地怀疑，这一错误结论是由对调查问卷的误解造成的。尽管如此，有一些调查结果还是非常有用的，比如皮尤研究中心通过调查灵恩派基督教（charismatic Christianity）的全球传播得出的结论。至于理性行动者进路，只有在多元主义确实孕育出了一个宗教市场，从而使得用经济学来分析市场行为具有某种启发作用的时候，这个视角才能给我们带来有价值的认识。然而，这一进路往往容易忽略宗教动机与众不同的特质。例如，一个引发自杀式爆炸的伊斯兰圣战主义者的动机，就不能够被想当然地解释为对成本/收益进行理性权衡的结果。

早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自己的研究进路就同时受到了马克斯·韦伯和阿尔弗雷德·舒茨两位大师的研究视角的影响（虽然肯定不是在韦伯或舒茨的正统学说的意义上来说）。从根本上说，我的研究进路可以表述

如下：宗教是人类行为和意识的一个特定领域，不能被化约为其他事物，比如说，认为宗教行为“实际上”是建立在非宗教利益的基础之上，如阶级、族群、精神压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的观点恰恰就是韦伯曾经表达的意思，他说，社会学分析必须以理解（Verstehen）为目标——也就是，对社会行动者自身对其行动的说明进行解释性理解。换句话说，这一进路摒弃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但同时也抛弃了将宗教理解为独立于其他社会力量的唯心论（idealism）。恰恰相反，在任何既定的经验境况中，宗教都与多种社会力量（经济、政治、文化）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不管是宗教，还是其他社会力量，都不能被臆断为是一种先验存在，任何因素都不能成为其他因素的终极起因。任何因素（不管是宗教，还是其他）的因果状态都是相对的，必须由经验实践来决定，不能在一开始就预先加以假定。宗教既是行为的一个客观维度，又是主观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在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的领域里，宗教社会学必须被纳入知识社会学的范畴内进行考察（这就可以引入舒茨式的分析视角）。最后，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宗教社会学必须坚持“价值中立”——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谨慎地和自己的神学或意识形态信仰保持距离。简单地说，理解不是去倡导某种宗教。

灰色的理论梳理已经足够了。现在让我们转向郁郁葱葱的生活之树吧。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兴趣已经被重新点燃，这主要是受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变化的驱动。请允许我补充一点，同样重要，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个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世俗化，即宗教的衰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把他们放在最后，并不是说他们是最不重要的）都认为，现代性会毫不留情地降低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 20 世纪中叶的社会学界，这一看法被概括为世俗化理论（美其名曰理论，似乎有点夸张了），那些研究第三世界宗教进展的学者对这个理论尤其情有独钟。这个理论的学术渊源很深。它起源于启蒙哲学，也就是这样一种预设信念：现代理性终将取代所谓的宗教迷信。其鼎盛时期的标志，或许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党人在巴黎马德莲大教堂（the Church of the Madeleine）举行登基仪式，隆重地为理性女神（the goddess of reason）加冕的那一刻。“社会学”一词的创造者奥古斯特·孔德坚信，这个新兴的学科

（社会学）将取代神学和哲学，成为科学的皇后。理性将取代宗教的启蒙观点也得到了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支持和拥护（虽然他们各自侧重不同的方面）。同样，还有 20 世纪社会学之父——埃米尔·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前者是个无神论者，欣然接受所谓的进步和发展。而后者（最好把他定位成一位忧心忡忡的、对逝去的“入魅之花园”[garden of enchantment] 念念不忘的不可知论者）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才不得不选择屈从于这种进步和发展，尽管他对此已经没有半点热情。

虽然这些前辈值得我们尊敬（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学术发展史上，除了他们，我们还能找出其他值得我们不时回顾的社会学思想吗？），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局势越来越明了，所谓的世俗化理论已经无法经受经验的考验了。它预测世人的宗教性越来越弱；实际上，只要我们环顾四周，就可以轻易发现，这个世界的宗教性越来越强了。一开始，我自己也在世俗化理论的框架里进行研究，之后慢慢地被迫放弃了。事实上，几乎每一个这一领域里的学者都跟我一样。但是，还是有少数几个学者仍在负隅顽抗——众所周知，已故的布莱恩·威尔森（Bryan Wilson）及其追随者斯蒂夫·布鲁斯（Steve Bruce）就是很好的例子。我非常尊敬他们二位（我应该加一句，我一直以来都很尊敬那些敢于公然挑战主流舆论的人），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现象纷繁复杂，热闹得很，但是，他们把这个解释为宗教在世俗化必然胜利之前的一种苟延残喘，这在我看来不合情理，站不住脚。我们暂且称之为奄奄一息理论，它与欧洲中心的现代化观点密不可分：最终，至少在宗教领域，整个世界都将变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公共休息室。除了应有的尊重，我对这个理论深表怀疑。

因此，在我看来，现代性并不必然会导致世俗化。它可能会导致世俗化（我将在后面给出这方面的例子）。但这不是一种必然。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现代性必然会导致的是多元化（pluralization）。弄清楚多元化这个现象的本质，以及它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才是当代宗教社会学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偶尔有一些例外），人类都生活在各种社区里，不管是在认知还是在规范层面，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都是高度一致的。多元化就是这种高度一致的共识逐渐动摇，最终土崩瓦解的过程。现代性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结果，这个问题并不神秘。社会心理学已经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得到和维持一致性共识——只要让个体生活这样的环

境里，在其中，他们接触和交往的人绝大部分都拥护这种一致性共识。现代性的所有力量——城市化、人口迁移、旅游、大众教育、公众通讯工具——都会破坏、扰乱这样的环境。慢慢地，个体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在和持不同信仰和价值观的人打交道。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让他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相对化。在传统社会，某一个特定宗教以及某种世界观的其他要素，都是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所接受。人们无法选择宗教，正如他不能选择自己的基因一样。一旦宗教多元性成为一种既定的事实，个体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在各种可能性当中做出选择。并且，即使他选择保持或回到他一生下来就身处其中的宗教，那也将是一种选择，再也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从根本上说，任何形式的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都不同于真正的传统，即使在表面上两者似乎都遵循着同样的信仰和价值观。

现在，很明显，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保护宗教自由，宗教多元性就会被强化。但是，即使政府当局试图去阻止这种多元化，它也会悄然渗透进来——除非政府能够成功地阻止前面提到过的所有现代性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同时又不拦腰切断现代性本身是非常困难的。西方世界最近一次这样的试验发生在弗朗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国民革命（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的目的是重建一个“整合的”西班牙，其中又包括将罗马天主教会恢复为唯一的合法宗教。在高压统治下，这个目标在起初几年成功了。当政权向市场经济转变时，高压政策就开始瓦解了（吊诡的是，这个过程是在天主教极端保守主义势力天主事工会〔Opus Dei〕的影响之下进行的），随之而来的，是与外界日益频繁的互动。当政权打开了对外的窗户，各种各样的多元化力量，特别是来自比利牛斯山以北的欧洲国家的影响，开始蜂拥而至。当政权最终为民主让道，宗教自由得到保证之后，这些力量便以不可阻挡之势蜂拥而来。由于受文化的影响，今天大多数西班牙人都还是天主教徒，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但是天主教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不再被认为是想当然的了。我认为，即使西班牙在威权政体的支持下进行现代化，这样的情形也会发生：无论在何种政治设置的统治之下，现代性本身都会导致宗教多元化。

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现代世界与众不同的独特辩证，即相对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辩证。多元主义必然会造成相对化；一旦相对化作为一种巨大的进步被接受，其结果便是，相对主义成了一种世界

观。这种情况的实际发生过程很微妙，其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但它有一个核心观点：既然宗教问题不存在必然之事，选择某种宗教就和选择其他宗教一样，没有好坏之分。真理这个概念变得难以企及，甚至是毫不相干的。我认为，这种相对主义可以在不破坏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例如，信仰基督宗教的人们能够与不信的人和平共处。通常情况下，只有目标从宗教领域转向道德层面的时候，相对主义才会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很显然，没有宗教共识，社会秩序也能维持（如果想要证明这一点，去现在的西班牙看看你就明白了）。但是，如果丧失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共识，也就是没有了迪尔凯姆所谓的“集体意识”，一个社会就难以继了。

相对主义从宗教领域转向道德层面的危险自不待言，对于许多人来说，理所当然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消失也成了一种沉重的体验负担。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似乎向往和渴望生活有一种确定性。于是，声称提供这种确定性的（宗教或非宗教的）活动就有了市场。我们最好把原教旨主义定义为任何承诺重新找回理所当然的信仰和宗教的活动或意识形态。在当代条件下，实现这种承诺不是不可能，但是却非常困难——如果要想让整个社会都接受这种更新了的确定性，那更会难上加难（不说其他，就比如佛朗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如果只是希望在大社会中的某个亚文化群体里确立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信仰，那就相对容易一些。后者也可以被称之为教派工程（sectarian project）。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明白，相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这枚硬币就是现代性。

到这里为止，我讨论的是现代化导致的一般性后果。当然，地方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个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置身世外，不受现代化的影响。接下来，我要简要地讨论一下当代宗教在跨国发展过程出现的8种新情况。我知道，这篇报告的对象是中国听众，但我不会贸然评论这些发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有影响——我将这些工作留给中国的同行们。

1. 在公众视野里最为显著和突出的，是伊斯兰教的强盛复兴，其中的理由不消多说。它横扫世界、遍及大片广阔的地域，从北非到东亚之间的穆斯林国家，到欧洲的穆斯林聚居区，以及美洲（范围相对较小），到处都能看到这种迹象。正如研究伊斯兰教的众多专家再三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个复兴被等同于圣战主义者的暴力活动，或者由此把它与任何形式的

狂热盲信联系在一起，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我们有理由高度关注那些激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并对其暴力形式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世界上绝大部分穆斯林并不狂热盲信，也不极端。伊斯兰教复兴的原因，是成千上万的人通过皈依这种信仰来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这种需求由来已久，但是，由于现代化带来的大规模错位和混乱，以及（前文提到的）那种理所当然的信仰随之消逝，这种需求就变得尤为急迫起来。因此，伊斯兰教研究的关键方向是：弄清楚在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时，穆斯林做出的各种应对方式，不管这种反应是成功还是失败。这就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本质，正确的说法是：追寻伊斯兰之灵魂。不过，除了穆斯林，这也是其他人应该关注的内容。

2. 被学术界和媒体相对较少关注的另一个大规模现象，是基督新教中的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特别是五旬节教会（Pentecostal）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在宗教历史上，后者的增长速度一定是最快的。人们之所以很少关注它们，原因是，它比较平和，并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造成任何政治影响。现代五旬节教派（Pentecostalism）起源于一百多年前洛杉矶一个被叫做亚苏撒街的复兴运动（Azusa Street Revival），从那里，这个教派的传教士四处传道，一开始在美国，然后去了其他地方。但是，它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爆发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扩展到了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亚洲的一些地方。基本上它在各地都被彻底本土化了，与美国的传教士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研究五旬节教会的泰斗、英国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估计，全世界至少有2亿5000万五旬节派教徒；皮尤研究中心用灵恩派基督教这个更为宽泛的分类方法做出了4亿的估算。不管你相信哪一个数字，这都是一个必将被载入史册的事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极大地影响其信徒（大多数都是新近归信的，或者是信徒的孩子）的文化转型。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转型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存在惊人的类似，而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与欧洲和北美的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和萌芽之间存在一种类似于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经验数据表明，五旬节教派在今天扮演着一种类似的角色。

与依靠传统穆斯林而复兴的伊斯兰教不同，五旬节派的传播依靠的是改变人们的信仰，在改信之前，这些人往往与这种信仰毫无关联。通常，对比这两种宗教现象是十分有意义的，能给我们带来有趣的结果——比如

二者在与国家的关系、女性角色、家庭生活形式等方面的区别。关键的研究方向是：直到现在，五旬节派主要还是在贫穷和边缘群体中传播。在某程度上，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说，它的“韦伯式效应”（Weberian effect）——即它所谆谆教诲的道德伦理——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贫穷，从而有可能实现社会流动。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在进入中产阶级以后，他们的宗教、道德还有社会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3. 当今的基督教世界正在发生着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学转变。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对此有迄今为止最为中肯的论述，他指出，现如今，大部分基督徒已经不住在欧洲或北美洲，而是栖居在南半球国家。在那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在信仰上与西方世界所熟悉的基督教完全不同。它更强调领袖的卡里斯玛魅力，对超自然力也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此外，它在道德上问题上的观念也更加保守。现在，圣公会内部正在就同性婚姻和是否可以委任公开的同性恋者为神职人员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论辩双方鲜明地体现了西方与非西方信徒之间的分歧，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后者如何反过来影响了前者。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美国的保守宗派听从非洲主教的管辖；非洲裔牧师让圣公会的一些教区重新焕发出活力。在接纳、吸收非西方（特别是非洲）天主教的信仰和实践时，梵蒂冈教廷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祖先崇拜、通灵、一夫多妻制等。基督教研究的关键方向是：这些不同版本的基督教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4. 在所有主要的宗教里，原教旨主义或新传统主义运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不仅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也不例外。儒教也在复兴，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保守倾向，此外，有人告诉我，道教和中国民间宗教也有类似的情况。关键的研究方向是：这些运动有什么共同点，相互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

5. 我们又一次证明，与世俗化理论所预测的相反，当代世界的宗教舞台欣欣向荣，精彩纷呈。但是，有两个地方与这个观点相左，是例外。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西欧和中欧（外加一些欧洲的延伸地带，如澳大利亚和魁北克）；另一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跨国知识分子（我称这个群体为“教授俱乐部文化”[faculty club culture]）。后者解释起来相对容易一些：毕竟，知识分子们自诩为启蒙运动的后代，并且仍然受到世俗的启蒙意识形态的影响。这里，社会学的主要兴趣是，精英的世俗论与大